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绘园旧藏甲骨文字》拓本 与其他存世绘园甲骨拓本*

The Folio of Rubbings from *the Old Collection of Oracle Bones in Huiyuan*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other Folio of Rubbings Relevant Oracle Bones

赵爱学

Zhao Aixue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绘园旧藏甲骨文字》拓本, 收甲骨129片, 为原藏绘园甲骨拨交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留下的拓本。绘园甲骨存世拓本有历史所102片本、史语所130片本、北京大学图书馆72片本、胡厚宣藏本、张玮藏138片本共5种, “国图本《绘园旧藏甲骨文字》著录对照表”可见各本异同及著录情况。

关键词: 甲骨 著录 何遂 绘园

Abstract: The folio of rubbings from *the Old Collection of Oracle Bones in Huiyuan*, at the present time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ollected 129 pieces of oracle bones. The folio of rubbings from old Huiyuan were the copys, before the original collection delivered to the History Museum of China. There are 5 existing kinds, including 102 folio of rubbings from Historical institute, 130 folio of rubbings from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72 folio of rubbings from Libr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138 folio of rubbings from Zhang Wei. In the eference catalog of “the edi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old collection Oracle Bones from Huiyuan*”, man can the difference editions of all the folios to trace.

Key Words: Oracle Bones; the folio of rubbings; He Sui; Huiyuan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近整理出版了《绘园所藏甲骨》^[1]。该书在原拓本图版的基础上, 增加

了“甲骨释文”部分, 包括每片甲骨材质、分期、著录、释文, 以及缀合情况、卜辞内容探讨等说明文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18ZDA301)阶段性成果。

字，对何遂旧藏甲骨进行了科学的整理和揭示。何遂绘园旧藏甲骨因收入《卜辞通纂》《殷契佚存》等为学界所熟知，但绘园旧藏甲骨全貌及来龙去脉却少为人知。历史所《绘园所藏甲骨》（下文一般简称“历史所本”）公布了新资料，也为学界了解绘园甲骨全貌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中国国家图书馆曾收藏何遂绘园旧藏甲骨实物，因此留下《绘园旧藏甲骨文字》（下文一般简称“国图本”）两种相应的拓本。国图本与历史所本所收拓本有同有异。本文拟对国图本情况作概要介绍，同时做一梳理，以供学界参考。

何遂（1888—1968），字叙甫，又作叙父、叙圃，斋号绘园。福建闽侯人。1904年进入福建武备学堂学习，开始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07年考入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名陆军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1917年至1918年曾随军方代表团赴欧洲观摩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赴美考察。1928年5月获委任黄埔军官学校“代校务”，1929年年底辞任，随即携全家迁居北平察院胡同29号旧宅。1931年，应杨虎城之邀到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1932年春，在北平与朱清澜组织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又毁家纾难，开展卖藏品，捐款4万元。1932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6月，获任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1933年移家西安。1934年年中，卖掉北平住房，移家南京。抗战期间，曾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何遂又是一位文物收藏家，历年行伍所在闲暇或赋闲在家，多致力于文物搜集，所藏门类齐全，如铜器、佛像、南北朝石刻造像、铜镜、瓷器、古钱、瓦当、甲骨、碑帖等，“予个人所搜集的即逾万件”^[1]。

一、国图藏何遂甲骨拓本概要

20世纪30年代，何遂曾向北平图书馆（中国国

家图书馆前身）捐赠大批文物，其中包括甲骨，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甲骨文献。国图本就是这批甲骨的拓本。

1932年，北平图书馆购入“何遂藏甲骨文字拓片七十一张”，另，“西安绥靖公署何参谋长叙甫赠汉熹平四年陶瓮一座、汉朱书‘衛’字瓦当一块、唐米萨宝墓志一方、瓦当拓片一百四十八张、铜镜拓本二十六张，又寄存秦汉瓦当四百四十二块”^[1]。同年12月，将所藏甲骨和多种金石器物、碑帖、书画寄存北平图书馆，“去年十二月何君游陕东返，复将其历年所得古物之一部寄存本馆，热心赞助，当为国人所同钦。寄存物品约可分为六项：（一）金石瓦当类六百余种；（二）殷虚龟甲兽骨一百二十五片；（三）铜器类铜鼓一面、汉唐铜镜一百三十面、匈奴饰章一面；（四）石刻类汉基石螭头一个、唐刻心经一方……”^[1]1934年2月，何遂函告北平图书馆，为纪念其母孙太夫人当年5月2日古稀寿诞，把此前所寄存大部分藏品包括125片甲骨捐赠北平图书馆。5月2日至4日，北平图书馆为此特别举行展览，并出版《闽县何氏赠品展览会目录》^[1]。根据目录，所捐藏品包括玉器5件、甲骨125片、铜镜130面、铜器26件、古币75件、汉唐瓦当660方、唐裴休书《心经》石刻1方、汉奠基石螭头1个，共计1000余件。

何遂所捐赠大量器物类、书画类藏品，在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被移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院史编年”之“1951年的文物入藏”，记有一条：“接收文物局转拨北京图书馆旧藏彩绘佛像51幅及何遂先生捐赠的石雕龙头1件。”仅有甲骨、唐《心经》刻石、部分瓦当（镶嵌于屏风中）未移交，后二者现仍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何遂据藏品所编《秦汉瓦当文字》《绘园藏瓦》《绘园藏镜》等拓本现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根据书中何遂自序，这几种拓本皆于1931年编成。

1959年7月，为配合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建成及建国十周年展览，北京图书馆拨交此批何遂旧藏甲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据国图藏档案《北京图书馆调拨历史博物馆图书文物清册》（1959年7月30

日)记载,拨交“甲骨碎片129块(片)”^[6]。北京图书馆专门为此次拨交制作了拓本,书衣左上题“北京图书馆藏绘园甲骨点交底册”,书衣右下有交接双方签名及日期:“点收者王宏钧 点交者朱家濂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日。”其中一册扉页贴有“北京图书馆图书注销申请书”,时间为1959年7月25日。清单含“熹平石经后记”残石1方,甲骨129块,备注“赠与历史博物馆”。部主任签名盖章“朱家濂”(代)。另据具体负责调拨工作的北图原善本特藏部金石拓片组当年7月的工作简报,1959年7月29日,“为移交和借陈石经和甲骨作整理工作和传拓工作。整出绘园旧藏甲骨一册计一百二十九片,熹平石经拓本十张,借陈甲骨拓本一册”。由上述可见,当时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是北图所藏何遂旧藏甲骨129片。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述及历史博物馆所藏甲骨来源时,云“北图拨192片(原何遂藏)”^[7],其“192”应为“129”之手误。根据国图所藏拓本,可以完全确定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原何遂旧藏甲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一卷《甲骨文、金文》(下文简称《中历博》)之“甲骨文说明”曾指出部分国博藏何遂旧藏甲骨,但很不全^[8]。

上文所言1932年购藏之“何遂藏甲骨文字拓片七十一张”,我们在国图藏品中暂未发现。上引金石组1959年7月工作简报有关移交和借陈历史博物馆藏品,其中有“借陈甲骨拓本一册”。理论上借陈甲骨拓本应该与何遂藏甲骨有关,不知此借陈拓本是否即1932年购藏之“何遂藏甲骨文字拓片七十一张”。

国图现藏何遂旧藏甲骨拓本二种5套5册。国图金石组藏品登记簿记载“绘园旧藏甲骨文字76年8月由线装书组拨来一册,原物拨历史博,四册为复本”。则该《绘园旧藏甲骨文字》(即本文所称“国图本”)原存负责古籍征集工作的“线装书组”,1976年8月拨给金石组。其书衣题“绘园旧藏甲骨文字”,书内拓片有黄斑;此外另有4套书页略新,内容一致,应为同时所拓。此4套中只有两套如上文所述,书衣朱笔题“北京图书馆藏绘园甲骨点交底册”,另两套无题名。根据这些信息,《北京

图书馆藏绘园甲骨点交底册》两套及无题名二套,毫无疑问是1959年为拨交历博甲骨实物而专门制作的交接清点底册;至于《绘园旧藏甲骨文字》,我们怀疑是绘园甲骨1932年寄存北平图书馆时的点交底册。甲骨实物流转往往以甲骨拓本作为点交依据,刘体智善斋甲骨出让国家以及拨交北京图书馆都以善斋自拓本《书契丛编》作为点交依据。

国图本线装1册,全书40叶,每叶左右皆粘有甲骨拓片,半叶一般4片或2片,片大者1片。各甲骨拓片上部有蓝色打印序号:1—129。《佚》^[9]所著录甲骨其拓片下方则以铅笔注《佚》号。其中有6号甲骨被从原位置揭取,剪切黏附至他片处作拼合,即2+27(在2号处)^[10]、10+21(在21号处)、32+50(在32号处)、61+46(在61号处)、73+80(在80号处)、82+84(在82号处)。缀合以及标注《佚》号当为国图前辈学者著名甲骨学家曾毅公所为(此拓本1976年才拨交金石组,但曾毅公1975年已从金石组退休。或许此前曾毅公已整理过此拓本)。经与历史所本对照,上述缀合组10+21、61+46、82+84三组原本为一片。其余三组中,32+50似可缀(拓片右侧有铅笔注:原坑已折),但不完全密合,《甲骨文合集》(下文简称《合集》)29050著录32号、《甲骨文合集补编》(下文简称《合补》)10162著录50号,并未缀合此二片。2+27一组拼接不密合,且拼合后从骨片左右距离看属牛肩胛骨骨颈部位,但骨原边却过直,非骨颈原边应有的弧度,故缀合有误。73+80一组,无论从骨形还是刻辞内容看都无证据可缀合。《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所附《何遂年谱简编》于1932年云“是年,先生将所集甲骨文拓印成书”^[11],不知所据为何。所拓甲骨拓本或即此国图本。

《北京图书馆藏绘园甲骨点交底册》4套内中甲骨拓片排列顺序与国图本完全一致,亦129号。不过82+84等未作缀合。其中一套有几处批注:38号处批注“此片与粹55(按,即《合集》33698、善10、北图5509)同文”;46号处批注“于且乙(按,三字为摹写甲骨文)倒”;94号处批注“倒”,并已将拓片上下倒置粘贴。另外61号、114号上下方向有误。

1934年《闽县何氏赠品展览会目录》中列出了何氏所捐甲骨目录，但形式为：龟甲第一号 十字；龟甲第二号 五十八字；兽骨第三号 十字；兽骨第四号 八字；兽骨第五号 二字；兽骨第六号 十七字；兽骨第七号 六字……单纯根据流水号及字数，我们无法与现有拓本一一对应。其“龟甲第二号 五十八字”，根据字数，此片可能为国图本127号龟腹甲残片；而首片“龟甲第一号 十字”也与目前所见各拓本不同。因此可以确定此目录所见各片顺序与所见各拓本均不同。上文怀疑国图本为当时捐赠给北平图书馆的点交依据，但各片甲骨顺序却与此目录不同，暂存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闽县何氏赠品展览会目录》所列目录为130号，与当时相关记录中的“一百二十五片”有别，与现拓本及拨交历史博物馆的129片也差一片。其差别也许在于10+21、61+46、82+84、32+50（此组缀合存疑）等原属一片而断为两片，共多出4片。另127号史语所藏本分为二号（1号与38号，左尾甲独作一片），此处或许也是分为二号。

二、其他存世绘园甲骨拓本

（一）其他存世拓本概况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102片本（即本文简称的“历史所本”）

据整理本，此本共收绘园甲骨102片。蓝布书衣，线装1册，66页。扉页题：“绘园所藏甲骨 叙父所藏甲骨一百零二事，装之成册以赠契斋，时二十六年也。商承祚题记。”版心下方镌“绘园长物”。四周双边橙色栏框。“系何遂1937年赠与契斋商承祚的集子……60年代商氏又捐赠给历史所，提供编纂《合集》选用。”^[12]

历史所本有27、53、74、76四片为国图本所无。历史所本4、38、84三号国图本分为二号。历史所本30、31、57、58、60、62、64、70共8号国图本为127号一号。国图本40、41、42、43、44、63、68、71、72、73、75、76、77、93、98、105、

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共35号为历史所本所无。如此历史所本比国图本少收35片甲骨。此35片甲骨中自组小字类1片、自宾间类2片、宾组类10片、宾出类1片、出组3片，这与历史所本、国图本共有者多属无名组、历组有别，也许二拓本的不同反映了绘园甲骨来源批次的不同。

《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13]（下文简称《合集材料来源表》）附录二“拓本和现藏简称”收“缙园 缙园甲骨拓本（管燮光）”，即历史所本。据粗略统计，《合集材料来源表》中见《缙园》7次，即《缙园》12、21、28、55、84、85、96，其编号与历史所《绘园所藏甲骨》完全一致。“缙”与“绘”二字在“绘画”义上通用，“缙园”即“绘园”。据历史所本，原拓本上商承祚所题书名作“绘园”。《合集材料来源表》称该拓本作“缙园甲骨拓本”并括注“管燮光”，原因不明。

此拓本在何遂1934年捐赠甲骨实物之后的1937年被赠给商承祚，但拓片所见历史所本所收甲骨部分更完整、未断裂，或许历史所本传拓时间更早，只是于1937年赠商承祚。

2.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即本文简称的“史语所本”）藏130片本

据傅斯年图书馆著录信息^[14]，该本书名作“何叙甫藏甲骨文”，版本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历史语言研究所粘装拓本”。线装3册，册高32厘米。收甲骨130片，其中上册41片，中册44片，下册45片。据何遂之子何仲山《父亲与文物考古》，史语所藏本“拓本前有郭沫若用毛笔写的序”^[15]。

蔡哲茂《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下文简称“蔡文”）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16]（下文简称《国博》）所收录何遂旧藏甲骨，与史语所本作了对比。作者在文中注释31说：“《叙圃甲骨释文》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甲骨原拓，分上、中、下三册，无编号，本文编号依一页一拓本一个号码推算，共130张拓片。与《中历博》

引用的《叙圃甲骨释文》不同。”^[17]此处云史语所本为《叙圃甲骨释文》当为手误。该文后附之“征引著录对照表”也误为《叙圃甲骨释文》。另，《中历博》所引用拓本为《叙圃甲骨释要》。

蔡文在注释31里又说：“《国博》011在史语所藏《何叙圃藏甲骨》中分列为1号、38号”，而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统”所见钤史语所藏印的史语所本首页甲骨拓片，此龟腹甲残片（国图本127、《国博》11）之右前甲、后甲、右尾甲部分为史语所本1号，左尾甲为38号。由此可见史语所本与其他拓本排列顺序都不同。因为《国博》所收何遂旧藏甲骨不全，根据《〈国博〉与其他著录对照表》与国图本对照，仅见80号。此80号中，个别原属一片分为二号的情况也与国图本相同。如国图本10+21=史语所本19+110，国图本82+84=史语所本11+12。国图本共收129号，史语所本收130号，所差一号也许就是国图本127号史语所本分为1号、38号二号。国图本与史语所本很可能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内部排列顺序不同。蔡文指出《卜辞通纂》认为38号与1号为误缀，且史语所本分为二号，但《佚》234所著录已为一号，《国博》11背面照片所见左右尾甲之间有泥，故又认为不像是后缀。而现在根据国图本，也是“已成一版”。

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72片本

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提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容庚《殷契卜辞》稿本，附有何叙甫藏甲骨拓本2册，“此为殷契卜辞原拓稿本，每册有容庚题字，每片左方有容氏释文草稿。殷契卜辞共25册。另附富晋书社藏2册（55），美国施密士藏2册（79），何叙甫藏2册（72），六册共206片，仍题殷契卜辞，下有藏家，亦有容氏释文。殷契卜辞正式出版，后附三家六册未收”^[18]。此72片是绘园甲骨另一种拓本。郭沫若《卜辞通纂》1933年1月序提到《卜辞通纂》收录绘园甲骨所据底本为71片：“所据材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然亦有未经著录者，如马叔平氏之《凡将斋藏甲骨文字》（计百十八片，未印行），何叙甫氏所藏品

之拓墨（计七十一片，闻其原骨已悉交北平图书馆云），及余于此间所得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均选尤择异而著录之。”^[19]此甲骨拓片片数与1932年何遂售给北平图书馆者基本一致，当是同时所拓另一套。

4. 胡厚宣藏本

《中历博》“甲骨文说明”中部分甲骨著录了“叙圃”号，《书法艺术的童年——馆藏殷墟甲骨文字的相关问题》对此叙圃号做了说明：“卷中还有些未发表过的材料，较多为何遂（叙圃）先生所藏，除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选释过何先生的十六片较重要甲骨之外，迄未正式印行，此次我们依照胡厚宣惠借之《叙圃甲骨释要》，进行编号，予以发表。”^[20]可见，胡厚宣先生藏有一部《叙圃甲骨释要》，应该也收有甲骨拓本，但书名之“释要”似乎又说明该书内容包括甲骨片考释。以国图本与《中历博》所著录叙圃甲骨对照，共有22片。因为《中历博》未著录全部历博所藏绘园甲骨，叙圃号著录也未必无遗漏，故无法据此分析胡厚宣所藏《叙圃甲骨释要》收甲骨片数。此本现藏胡厚宣子胡振宇家。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附录三“甲骨著录简表”第二类“已刊而重见于第一类者”收有“何遂：叙圃甲骨释要，1941（未见）”^[21]。从书名看与胡厚宣藏本同，但从“已刊”及出版时间1941看，似即《叙圃甲骨释略》。《叙圃甲骨释略》仅收甲骨22片，为摹本，且各片甲骨与《中历博》所著录叙圃完全不同，详下文。《百年甲骨学论著目》601号收录“叙圃甲骨释要（略）何遂 石印本一册 1941年”^[22]，当是指“释略”，不应等同于“释要”。

5. 张玮藏138片本

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述及北京地区零散甲骨拓本，其中有“何叙甫氏旧藏甲骨文字拓本，一册，138片，张玮旧藏”，并说明：“此为何叙甫氏早期所得，重要者已著录在殷契佚存，张玮

旧藏，今不知所在。原骨今归北京图书馆。”^[23]该文述及北京图书馆藏甲骨拓本时又云北图藏“《何遂旧藏甲骨拓本》 138片”^[24]。查国图未见藏有138片本，胡氏应是根据张玮所藏138片本及实物藏北图而推断。《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也提及北京私人甲骨藏家有“张玮旧藏 65”，可见张玮也藏有甲骨实物。

张玮（1882—1968），字效彬，斋号敬园。河南固始人，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清宣统三年（1911年）回国后，任教于京师法政新学堂。后任北洋政府驻外领事、总领事及外交部顾问等。1929年起，在辅仁、朝阳等私立大学担任教职，教授政治经济学、中国财政史。收藏继承其祖父镜涵榭遗物，藏古物器玩及碑帖丹青甚富。1932年曾向北平图书馆捐赠亭形牺形鱼父乙鼎、双鱼宜侯王洗、仁寿元年吕士斌造像、秦碣石颂等金石拓片及法帖、古籍等多种^[25]。

（二）国图本与历史所本等简单比较

上述拓本及相关著录，尤其是历史所本所收片数相对较多，且已影印出版，我们有条件对两种拓本及其他著录书所收录同片甲骨拓片情况进行比较。各片对比情况具体见文末“国图本《绘园旧藏甲骨文字》著录对照表”（附表1）。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国图本总体很清晰，并注意拓出骨形，尤其注意拓出断茬处下层延伸部分。如国图本110号比《合集》31856清晰；117号比《合集》12930清晰，“不”字很清晰。10+21缀合组下部之10

号拓出了左右两侧底层骨茬；34号拓出“佳”字左侧断茬；57号用拓墨深浅表现出骨面高低及纹路，拓出上边缘断茬；86号拓出左下部断茬下层；89号拓出上部断茬底层（《国博》214照片可见），其他本皆未拓出；96号比历史所本、《合集》27525都多拓出下部延伸断茬；国图本104号拓出左下部齿缝左侧小块（《国博》6实物照片可见）等。

历史所本总体不够清晰，但存在部分未残断而其他本残断的情况，说明传拓时间似较早，保存了甲骨较早面貌。如历史所本15左下边缘断裂但不缺，国图本13、《合集》31078等已缺；国图本70、《中历博》187、《合补》11475等皆残缺上部，历史所本则不残；国图本89所见右侧断裂，而历史所本85则未见断裂痕迹；历史所本7盾纹处未断裂，国图本95、《中历博》8已断裂；历史所本21所存二字间未断裂，国图本则二字间已断裂；历史所本99比国图本30、《佚》221多左上“吉”字等。

根据上面所述，历史所本似乎确实传拓时间要早，但又有如下情况不可解释：历史所本4下部缀合片有残缺，接茬处“告”字之“口”缺，而国图本10+21则不缺，接茬处密合；历史所本45左下角“告”字下部“口”旁残缺，国图本23则不缺；历史所本92缺上部，而国图本92、《国博》47等上部虽断裂但不缺；国图本127、《国博》11较完整，而历史所本则分为30、31、57、58、60、62、64、70，且不能拼全。以上种种似乎又与历史所本为更早期拓本不合。

注释

- [1] 宋镇豪主编，马季凡编纂：《绘园所藏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2] 何遂：《校经图序》，《说文月刊》1945年第5卷第3—4期合刊。
- [3]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第2、14页。
- [4]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第4页。
- [5]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闽县何氏赠品展览会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
- [6]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38—940页。

- [7] 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四分，1996年，第828页。
- [8] 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一卷《甲骨文、金文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1页。
- [9] 即《殷契佚存》。本文于常见甲骨著录书一般从《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胡厚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简称，不再一一说明。
- [10] 各号甲骨著录情况可参文后所附“国图本《绘园旧藏甲骨》著录对照表”，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合集》等著录号。
- [11] 何达、王苗主编：《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7页。
- [12] 宋镇豪：《绘园所藏甲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13]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14] 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统”也有著录信息，非会员可看到首页拓片图片，http://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c_op?!!NO^4341303030303031363738，2019年8月23日。
- [15] 何仲山：《父亲与文物考古》，《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5页。
- [16]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17] 蔡哲茂：《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第50期。
- [18] 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四分，1996年，第862页。
- [19] 郭沫若：《卜辞通纂》序，科学出版社，1983年。
- [20] 许青松：《书法艺术的童年——馆藏殷墟甲骨文字的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法书大观》第一卷《甲骨文、金文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 [2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672页。
- [22] 宋镇豪主编：《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 [23] 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四分，1996年，第864页。
- [24] 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四分，1996年，第838页。
- [25]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附录三《赠书人名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第17页。
- [26] 蒋玉斌：《蒋玉斌甲骨缀合总表（300组）》第2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305.html>，2019年9月25日。

附表1 国图本《绘园旧藏甲骨文字》著录对照表

国图本号	历史所本号	《国博》号	《中历博》号	史语所本号	胡厚宣藏本号	《合集》/《合补》号	旧著录	备注
1	52	158	107	15		33727	《佚》209	
2	55	102	56	115		35120	《南师》2.130、《续存上》2201、《外》136、《绘园》55	国图本优于历史所本等其他拓片，很清晰，下边缘之残字也拓出
3	3	215	189	20		37803	《佚》197	
4	79	225	174	109		29384	《佚》244	国图本优于历史所本拓片，《国博》也比较清晰
5	73	127	152	107		29435		国图本优于历史所本拓片，《佚》等也清晰
6	51		109		36	《合补》10871	《外》131、《文摺》1781	国图本比历史所本拓片稍清晰
7	98	150	96	116		34854	《南师》2.219、《续存上》2046、《外》133	国图本稍清晰

续表

国图本号	历史所本号	《国博》号	《中历博》号	史语所本号	胡厚宣藏本号	《合集》/《合补》号	旧著录	备注
8	14	136	74	33		34124	《通别一》3.3、《佚》211	国图本比历史所本稍清晰
9	10	222	165	25		28324	《佚》224	国图本优于历史所本拓片，《合集》拓片也清晰
10	4 (下部)	16	60 (下部)	110		32418	《通别一》3.1、《佚》233	国图本以之与21号缀合，粘合于21号处。历史所本此二片为1号，下部缀合片有残缺，接茬处“告”字之“口”缺。《中历博》亦为1号，中间对接不密合。国图本二片拼接密合，所拓骨形更全，拓出下部缀合片右侧断茬处底层，更清晰。国博16为下部，上部则为109号。中历博为缀合片
11	11	119	67	26		32148	《佚》199	
12	23	91	47	27		32724	《通别一》3.5、《佚》214	
13	15	193	155	31		31078	《佚》253	历史所本左下部边缘部分未残，国图本、《合集》皆残。但历史所本右侧小字未拓出。国图本、《佚》、《国博》、《中历博》实物照片皆清晰可见右侧小字，《国博》193释为“不 _彳 龜”。但该片为无名组，不应有“不 _彳 龜”。《国博》外诸家释文皆未释。孙亚冰认为可能为“ _彳 ”之残，似可信
14	43	123	73	10		32138	《通别一》3.10、《佚》229	
15	48	199	151	17		31672	《通别一》3.12、《佚》220	
16	1	198	137	18		30325	《通别一》3.4、《佚》217	国图本较清晰，拓出左上角凹凸处（《合集》拓片未拓出，似残缺）及下端“甲”字，但上端“去”字右斜笔未拓出
17	9	151	97	30		35085 (部分)	《佚》206	
18	12	152	101	24		35099	《南师》2.223、《续存上》2153、《外》134、《续园》12	国图本比历史所本稍差。蔡哲茂文“释文及断句的商榷”部分谓《国博》152释文“(3)之‘酉’，卜辞未见，当改为‘丑’”。但该片“酉”字清晰
19	17	98	51	29		34150/ 《合补》 10605 乙	《通别一》3.13、《佚》227	
20	22	155	134	8		33207	《佚》200	国图本字口更清晰，《国博》等也清晰

续表

国图本号	历史所本号	《国博》号	《中历博》号	史语所本号	胡厚宣藏本号	《合集》/《合补》号	旧著录	备注
21	4 (上部)	109	60 (上部)	19		32418	《通别一》3.1、 《佚》233	国图本以之与10号缀合
22	5	190	148	21		29643	《佚》208	
23	45	196		13		30725	《佚》241	国图本比其他拓本清晰，但中部不如《合集》30725清晰。《国博》照片较清晰。历史所本左下角“告”字下部“口”旁残缺，国图本等不缺
24	47	194	143	16		27631	《通别一》3.8、 《佚》203	
25	44	185	150	22		32172	《通别一》3.11、 《佚》218	国图本“小”字未拓清
26	46	186	149	14		26936	《通别一》3.9、 《佚》225	国图本总体清晰，拓出右上断茬处，个别笔画未拓出
27	101	103	57	35		35054/ 《合补》 10764 (部分)	《南师》2.222、 《续存上》2155、 《外》143	国图本比其他拓本清晰，历史所本不大清晰。国图本以之与2号缀合，但不密合。从骨原边弧度看，二者也不可能直接缀合。《合补》10764已以之与《合集》34928（续存上2169）缀合。《合集材料来源表》误藏地为史语所
28	83	131	133	45		34558	《佚》222	
29	97	229	183	126		30278	《佚》204	
30	99	200	178	45		29486	《佚》221	国图本“其”字稍不清晰。历史所本拓片比国图本、《佚》、《国博》、《合集》等多一“吉”字。核《国博》照片，似因残断丢失
31	88	126	68	40		34540	《南师》2.200 (不全)、 《外》118	历史所本未拓出“酃”字，国图本及其他皆拓出。国图本拓出右侧残字斜划，诸家未拓出。
32	81	211	170	114		29050	《佚》254	国图本优于其他拓。国图本以此片与50号（《合补》10162）缀合，右侧铅笔注“原坑已折”。但不密合，骨原边弧度也不合
33	24						《文捃》1729	
34	86	142	54	36		32180	《佚》198	国图本比其他本清晰，拓出“佳”字左侧断茬
35	8	129	91	34		33951	《佚》215	国图本与《合集》等一样清晰，但左侧“三”字基本未拓出
36	95	104	93	47		33096	《佚》252	历史所本不如其他本清晰
37	66		163				《续存上》1963	国图本、《中历博》比历史所本清晰

续表

国图本号	历史所本号	《国博》号	《中历博》号	史语所本号	胡厚宣藏本号	《合集》/《合补》号	旧著录	备注
38	96	140		127		33699	《南师》2.198、《续存上》1941、《缙园》96	国图本、《合集》等比历史所本稍清晰。《国博》照片较清晰
39	6	17		106		《合补》1543	《外》110、《文据》1788	
40			106			35158/41686	《南师》2.213、《续存上》2024	
41		183	146	120		30905	《佚》235	
42								
43		233				40798	《南师》2.77、《续存上》2249	国图本比《国博》233拓片清晰，但国博233照片清晰
44		159	76	112	41			《国博》释文作“口卯卜，…五戠伊…”，蔡文指出“伊”字为误增。查《中历博》照片，“戠”字下似有字似“伊”，但国博照片无，国博、国图本拓片皆未见
45	78	191	154	37		29443	《佚》202	国图本比其他拓本清晰
46	84				70	32546	《文据》1773、《缙园》84	国图本以此号与61号拓片黏合缀合，在61号处
47	77	146	167	85			《佚》238	
48	71	208	169	124		29218	《佚》245	国图本、《国博》比历史所本清晰
49	75		190			29831	《南师》2.194、《续存上》1731、《外》132、《文据》1740	国图本、《合集》“不”字长横上有短横，历史所本未拓出
50	87	212	176	44	64	《合补》10162	《文据》1748	国图本以此片与32号（《合集》29050）缀合，《合补》、历史所本等未缀合。国图本、《国博》等拓片总体比历史所本稍清晰，但“翌”“王”二字不如历史所本清晰。历史所本释文漏“其”字
51	20						《续存上》1920、《文据》1743	历史所本漏《续存上》1920著录
52	69	10	43	49		22473	《佚》223	
53	63						《文据》1780	
54	91						《佚》216	
55	54	122	72	32		34450	《佚》243	
56	50	124		111		33676	《佚》212、《南师》2.60、《外》129	国图本很清晰，国博照片、拓本也比较清晰，历史所本下“三”字未拓清
57	49	224	175	9		28765	《佚》196	国图本拓片清晰，拓出骨形高低
58	56	226	179			28165	《佚》228	国图本、《国博》比他本清晰

续表

国图本号	历史所本号	《国博》号	《中历博》号	史语所本号	胡厚宣藏本号	《合集》/《合补》号	旧著录	备注
59	94	128	158	123		《合补》7059	《续存上》1843、 《外》120、 《文据》1746	
60	89	92	48	80			《佚》231	历史所本叙围号误为“叙围50”，应为80
61	84	33	75		70	32546	《续园》84	国图本以此号与46号缀合。历史所本本为一片，尚未折断。国图本接合部位与历史所本不同，且下部“于”字左侧残。《国博》《中历博》仅上部，无下部
62	33						《文据》1736	国图本更清晰，“辰”字残划清晰
63		218	168	42		《合补》9088	《续存上》1964、 《外》142、 《文据》1749	《外》142著录诸家未指出
64	82		108		75		《文据》1783	国图本优于其他拓本。历史所本附表叙围号75为《中历博》叙围号，非史语所本叙围号
65	18	133		121		《合补》10373	《文据》1778	国图本拓出右侧骨皮剥落状
66	34	65	5	77		20569	《佚》242	《国博》误旧著录为《京人》3226（此实《合集》20509旧著录）。《国博》实物照片右侧似有“今日”残字，国图本未拓清
67	37	5	4	62		19976/ 《合补》6552 (部分)	《佚》237	
68			6		89	《合补》6571	《外》206、 《文据》1787	
69	93	2	42	99		1213/ 27072/ 40502	《南师》2.202、 《续存上》1788、 《外》138	国图本、《国博》、《中历博》比历史所本清晰。《合集材料来源表》1213漏《续存上》1788；《合集材料来源表》27072漏《外》138，误藏地为史语所。蒋玉斌以之与国图本127（《合集》21099）遥缀 ^[26]
70	102 (更全)		187		90	《合补》114759	《文据》1764	国图本与《中历博》、《合补》等皆残上部，历史所本不残。历史所本叙围90为《中历博》所著录叙围号，非史语所本叙围号
71			44		83			
72								
73							《外》130	国图本以之与80号缀合，已粘贴在80号处，但不密合，也无辞例证据，不知是否有根据

续表

国图本号	历史所本号	《国博》号	《中历博》号	史语所本号	胡厚宣藏本号	《合集》/《合补》号	旧著录	备注
74	61		40		85			国图本“人”字未拓清。历史所本附表叙围号85为中历博叙围号
75								
76							《外》124	
77								该片拓片所见骨皮剥落丢字严重，不易辨别上下方向
78	28		159			28102/ 《合补》 2227	《续存上》2223、 《文据》1747、 《绩园》28	国图本清晰，《中历博》《合补》亦清晰。历史所本、《合集》不清晰，所以释文多误“王”字为“于”。《合集材料来源表》藏地误为史语所
79	68	228	185	61		31954	《外》205、 《续存上》2208、 《文据》1759	《合集材料来源表》藏地误为史语所
80	40	195	145	4		28628	《通别一》3.15、 《佚》247	国图本以之与73号缀合，误。国图本优于其他拓，字形清晰。据《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所收史语所本该片，字不甚清晰，存在墨掩字口的情况
81	42	99	88	3		33845	《佚》230	国图本、《国博》、《中历博》比历史所本清晰，但右下“弱”字国图本稍不清晰
82	38 (上半)	202	156 (上半)	11		26915	《通别一》3.14、 《佚》201	国图本以之与84号缀合，二者已粘合于82号处。历史所本、《中历博》皆本为一片
83	13	120	80	27		32228/ 《合补》 10418 (部分)	《通别一》3.2、 《佚》210	此片与国图本12(《国博》91)蔡文附表皆作叙围27，其中一号误，应为28
84	38 (下半)	184	156 (下半)	12		26915	《通别一》3.14、 《佚》201	国图本以之与82号缀合。历史所本中间部分似尚未断裂，但左侧骨条断裂处传拓时未对接好。《卜通》《佚》拓片相同，断裂情况与国图本接近。《国博》分为二号，《中历博》为一号。历史所本附表叙围号为12，应为11+12
85	2	117	79	7		32775	《通别一》3.7、 《佚》194	
86	16	156	84	6		33380	《佚》195	国图本拓出断茬下层
87	36	216	164	74		28727/ 《合补》 9249	《佚》246、 《南师》2.208、 《续存上》1966、 《文据》1754	国图本比历史所本清晰很多，《合补》《中历博》《国博》等比较清晰，《佚》很不清晰。历史所本释文多一“灾”字，应误。根据国图本清晰图，右下角确有残字，但似非“灾”之残。蔡文认为该片为伪刻

续表

国图本号	历史所本号	《国博》号	《中历博》号	史语所本号	胡厚宣藏本号	《合集》/《合补》号	旧著录	备注
88	59		188		96	《合补》9744	《文捃》1756	国图本、《合补》、《中历博》比历史所本清晰。历史所本叙围号96为《中历博》叙围号，非史语所本叙围号
89	85	214	161	41		33473	《南师》2.209、《续存上》1955、《外》122、《绩园》85	国图本、《国博》等比历史所本清晰。国图本拓出上部断茬底层，其他皆未拓出。国图本、《国博》等可见右侧断裂，历史所本、《合集》尚未断裂
90	90	22	2	50		14297	《佚》236、《北大》3号8	历史所本未拓出“方”字斜笔，其他诸本均拓出
91	25	187	147	39		29556	《佚》248	历史所本骨未断，国图本等其他诸本都已断裂，且断茬处有残缺。《佚》断裂处未拼合好
92	92	47	16	72		10118	《佚》240	国图本、《中历博》、《国博》比历史所本、《合集》清晰。历史所本缺上部，国图本与《佚》中部有断痕，但上部未残佚，《国博》所见现藏实物也不残
93							《续存上》1934	该片诸字皆残缺左半
94	29	8	45	64	95		《外》204、《文捃》1784	《中历博》《国博》与他本相比上下倒置。根据《国博》实物照片，该片应为右尾甲，故《国博》上下方向正确。历史所本以为三期，应从国博作自组
95	7		8		98		《文捃》1790	历史所本未拓出盾纹。历史所本此条叙围号98为《中历博》所著录叙围号，非史语所本叙围号
96	19	182	144	128		27525	《通别一》3.6、《佚》251	国图本比历史所本、《合集》都多拓出下部延伸断茬。国图本比历史所本清晰，“又”下显有一短一长二短横，《国博》照片亦清晰可见，《甲骨文合集释文》释作“二”，其他诸家释文多作“一”
97	32	210	173			29313	《佚》249	历史所本、《中历博》、《国博》拓片左下残字未拓清，国图本、《佚》比历史所本清晰，《国博》照片更清晰，左下角字释“灾”似无问题，但“才”旁似只有两斜划，缺刻短横和短竖。《国博》误旧著录为《佚》247
98								
99	72	189	153	81		29569/《合补》9694	《南师》2.201、《续存上》1890、《外》128、《文捃》1745	国图本比其他本清晰。《合集材料来源表》误藏地为史语所

续表

国图 本号	历史所 本号	《国 博》号	《中历 博》号	史语所 本号	胡厚宣 藏本号	《合集》 /《合 补》号	旧著录	备注
100	67						《文据》1775	
101	26	227	186	53		28194	《佚》226	国图本、《中历博》、《国博》比历史所本清晰，《佚》226边缘似未拓全
102	80	206	171	75		29271	《佚》232	
103	35		95			33775	《续存上》1730、 《外》121、 《文据》1723	国图本比历史所本清晰，《中历博》更清晰。《合集材料来源表》藏地误为史语所。历史所本漏《合集》号，误《中历博》号为叙圃号
104	21	6	1	66	111	21147	《外》207、 《文据》1789、 《缙园》21	国图本下部齿缝左侧有残存小块，其余诸本未拓出。国图本、《外》、《中历博》、《国博》等于右侧残存二字间有断痕，历史所本无。《合集材料来源表》漏《外》207著录。《国博》照片误水平翻转
105		217		51				
106	65	203	177	129		27021	《佚》219	历史所本不如他本清晰
107	100	141	94	79		41582/ 《合补》 10557	《南师》2.206、 《续存上》1940、 《文据》1776	国图本、《中历博》比历史所本、《合集》等稍清晰。历史所本未拓出“日”及上字。“日”上字不清晰，《国博》、历史所本隶释作“囧”，应是。《合补》等释文误“日又”为“丁丑”。《合集》41582为该片摹片，“日”上之字误摹为“𠂇”。《中历博》误旧著录《南师》2.206为《屯南》二·二〇六
108		172	113	23		26701	《南师》1.75、 《续存上》1673、 《外》111	《合集材料来源表》误藏地为史语所
109		192						国图本比国博拓片稍清晰，国博照片文字更清晰
110		231	130			31856	《续存上》2031、 《外》125	国图本比《合集》清晰。《合集》（底本《续存上》2031）左侧有白色圆形不着墨部分，国图本、《外》无，《国博》照片亦未见左侧有窝或穿孔。《合集材料来源表》藏地误为史语所
111						《合补》 468	《文据》1725、 《南师》2.145、 《外》126	《合补材料来源表》未著录《南师》2.145、《外》126
112			21		116			
113			82		117		《外》127	
114		177	114		118		《外》123	

续表

国图 本号	历史所 本号	《国 博》号	《中历 博》号	史语所 本号	胡厚宣 藏本号	《合集》 /《合 补》号	旧著录	备注
115			157			31814	《南师》2.195、 《外》119	《中历博》误旧著录《南师》 2.195为《屯南》二.一九五
116			128		120			
117			27			12930	《南师》2.41、 《续存上》159、 《外》203	国图本、《中历博》比《合集》清 晰，“不”字笔划清晰。《合集材 料来源表》误藏地为史语所
118			30				《南师》2.140、 《续存上》1020	《中历博》漏旧著录南师2.14
119			36		123			
120			35		124			
121		21	111			40406	《南师》2.49、 《续存上》210	《中历博》误旧著录《南师》2.49 为《南六》二.49，又误以为《合 集》24631著录，漏《合集》 40406、续存上210著录。《国 博》皆未说明
122		75	39		127			
123		204	129	58	125	《合补》 9504	《外》202、 《文摺》1739	《中历博》《国博》未指出《合 补》等著录
124								
125							《南师》2.45	
126		81	46		13	《合补》 6175	《文摺》1786	《中历博》《国博》上下方向误， 漏指出《合补》著录
127	30+31+ 57+58+ 60+62+ 64+70	11		1+38		21099	《通别一》3.16、 《佚》234	国图本比其他各本清晰，拓出上边 缘二字（右侧似“戍”之残）。历 史所本分为多块，且不全。史语所 本分为二号：1、38
128	39	213	180	2		28640	《佚》213	
129	41	101	100	5		34999	《佚》239	国图本拓出断茬处骨形